

秘傷寒第一書讀本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度我署簽

卷三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傷寒第一書之三利集

傷寒施治則例增補六十條

會稽軍宗翰贊中
山陰胡憲豐駿寧

全述

一揚州分野傷寒各經傳病皆以陽明胃經為之主宰。如陽明經初病謂之陽明太陽。古胎白用乾桔湯。若正陽陽明古胎微黃暫用解毒湯。甚者即用柴葛解肌湯。凡陽證在陽明經者不論所患日數不必太拘脈證總以古胎為準。量病淺深輕重以此三方主之。餘經倣此傳入少陽經古胎黃中見淡紅用柴葛解肌湯。古胎鮮紅用搜風湯。古胎紅燥及黃紅轉微黑用雙解散。甚者用藥提截之。即用四消飲而更衣散亦當酌用。或傳入太陰經古胎純黑如班毒熾盛者酌用雙解散。包絡熱極者酌用芩連飲。否則惟用四消飲。大便不通者即用更衣散下之。至少陰厥陰亦用四消飲並用更衣散急下之。蓋此二方本三陰經通治之主方也。然病傳至少陰厥陰則正虛邪盛死者已多。即有未死者亦多陽氣下陷或係結蓄之證如尚可治陽陷而宜下者急下之結蓄者亦兼取結蓄治法酌量用之。以上所論各經主方止就陽證大概言之如遇有應用別方若陷胸導赤化斑解毒等類者亦從古胎定為何經之病照依方論酌量暫用之或摘取二三味加入主方之內或將主方減去數味與別方對半用之或視病輕重而于主方或減或加但期適當各經之病均消息用之可也。

一滑脈無論大小浮沉但往來流利者是也。何經脈滑即為病至何經假如陽明脈滑而按之

古胎果見黃色。合之色證。亦係胃病。即為正陽陽明經證。倘左右手寸脈兼滑者。即為大小腸兩手經與胃一足經同病。用陽明藥中。大小腸兩經。須當照管。若脈或恍惚。證稍難憑者。仍須以舌為準。不可游移。再滑脈見者。本算病脈。亦算胃氣猶存。胃氣者。人身之根本。營衛之主。軍也。故曰見之者生。不見者死。書中滑脈一條。較之弦洪浮沉。為肝心肺腎本脈者。尤當究心。而診切之時。不可忽畧者。亦惟此胃之本脈為最也。

一治傷寒。不得拘于日數。總以細看古胎。為認證之主。或陽明。或少陽。或太陰。或少陰。或厥陰。或陽明少陽。或少陽太陰。或陽明太陰。或太陰少陰。逐細認明。定為何經之證。即酌用何經之主方。不可不及。亦不可過頭。至於外證。如狂煩厥冷。譫語耳聾。吐衄剛瘕。呃逆下利。及一切形證。并脈之遲數。乳實。洪濇細大。沉緩結代。及一切脈象。書中概不立法立方。亦以三陽三陰。既經審定。而病在何經。即以六經主方。對經用藥。則一切惡脈惡證。總屬此經之病。苟非陽氣散失。無可治療者。自不拘所診何等脈。所現何等證。業已全行治之矣。再書中除兩感之外。論脈論證。亦有言及虛寒者。然須合之古胎。分其陰陽。如病本內傷。誤下蓄血。則用溫熱藥。倘病係陽證。而脈證見陰。即多屬不治之病。其非死證。而可治者。亦總無溫補之法。故亦不立方。總之各病。立有方者。照方治之。不立方者。仍照各經熱證。以主方治之。不得狐疑。謬謂治宜另法。方當別取也。

一用各經主方之藥。已當其病。一二三劑。雖未身涼。然古胎必較前滋潤。外證必較前少輕。亦有初服藥後。外證反似加重。而古胎照舊。別無他故者。俱即以原方再進。直至身涼而止。所謂

用藥不見證動。藥亦不可移易也。其或用藥不當。而病進。及因他故而變證者。又當以古胎為準。見證施治。

一傷寒初起。總以房事夢遺。先傷于精者。謂之內傷。謂之直中。如臨證時。遇有面色慘黯。眩暈。舌胎白滑。兩尺脈浮滑虛軟。或一尺脈浮滑虛軟。而一尺脈沉遲弦細者。即當問其曾否行房。或有無遺精之病。若答為有之。而事在七日之內者。則內傷中寒。更的而無疑。法應溫補。用理中神化等湯。分別施治。然內傷宜補精。而在初病脈浮身熱者。又必先服理中湯二三劑。以却陰寒。寒去病愈。或兼補精血而愈。倘服藥之後。內寒去而外邪存。身熱而惡熱。舌胎轉黃。曰渴消水。斑將外發。乃為陰證轉于陽分。則仍看古胎。係何經證。即用何經藥。悉照陽證治之。但根本先虛。尤宜量其執勢淺深。而涼之攻之。不得過劑。其七日之內。實無房事遺精。尺脈並不浮滑無力者。即寸脈細微遲弱。外證厥逆畏寒。而細看古色。實係陽證者。亦不作陰寒內虛治之。

一傷暑而身熱脈滑者。即屬傷暑傷寒。須以青蒿飲治之。如亦由于內傷者。初起即以理中湯數劑與之。甚者加肉桂。或附子俱可。如服後未解。舌胎轉黃。口渴消水。則病歸陽分。而為陽證傷寒。仍照青蒿飲方論。用傷寒法治之。

一無論傷寒傷暑發熱之證。約其房事遺精已有五六日。而兩尺脈並不浮滑。或尚沉細。面色紅活。唇口微乾。及舌胎轉微黃者。是內傷之寒將去。而外邪之熱欲熾也。或不服補劑。亦可用陽證方藥。減輕汗散。及寒涼之品。消息治之。俟舌胎黃甚。或燥口中乾渴。斑將外發。仍照古胎

用藥。當涼者即涼之。當攻者即攻之可也。

一傷寒有本係陽證。現用乾桔柴葛等湯施治。而病者或因熱逼精道。以致忽然遺精者。亦屬內傷。此時外邪雖盛。內實虛寒。可暫用理中湯一劑。不可多服。仍即以陽證傷寒之法治之。其或遺精傷于內。而舌胎如故。口尚作渴。外證火氣亦盛。亦可減輕表散。及大寒之藥。仍以陽證各方。消息治之。俟二三劑後。寒氣退去。再依本經本方照常施治。

一傷寒初起。及三五日之內。有身熱惡寒。舌根黃。舌尖白。或舌胎黃潤。小便黃濁。唇乾喉痛。齒齦出血。而右尺脈仍屬浮弦虛滑。口中總不作渴。大便自調而不閉。或耳後頸痛。或腦中眩暈。乃內傷帶表。謂之中風。尚宜溫解之藥。可用桂枝湯。或上熱而加黃芩。或下熱而加薑附。消息治之。即愈。如或內寒漸去。而外邪漸熾。口渴消水。舌胎黃燥。斑將外發。則為病轉陽分。再照陽證法。以柴葛解肌等湯與之。此病始則陰證似陽。繼則陰證轉陽。務須識此。勿令悞也。

一看舌胎。總從各經部位。各經顏色。及上脘中脘下脘。并胎之燥潤。細心區別。定為何經病證。書中所論舌胎間有彼此互異。而正屬互相發明者。亦有開載不盡。而理皆相通者。故但使一隅三反。則雖千萬舌胎。亦均可以意會。再舌胎滋潤者。為各經輕證。若熱盛而乾燥者。為重。如肺閉而濕潤。濕滑。或陰陷而舌燥者。又為甚重。舌胎白色。灰色者。亦為傷寒中輕病。如病至陰經。或蓄血諸結。而變舌白。舌灰者。又為重證。病在初起。而舌胎白滑者。為之內傷。若身已退涼。而舌上微見白色者。又為病愈。至于論脈論證。亦有彼此互異。而實互相發明者。不可枚舉。故書必全部貫通。病必逐細參核。切勿草率從事。謬謂一覽可以無遺也。

一古上無胎。而古之形色與平人舌色不同。如純紅光滑等項。亦作陽證。古胎看之。或古上雖有黃胎紅胎黑胎。而古之肉色白淡呆滯。並無火氣血色活動之象。或口不消水。舌亦濕潤。多屬內傷及陽陷之病。須參核脈證之陰陽。察其汗下之候否。分別治之。毋忽。

一古胎為認證之主。在病涉疑似者。尤為要務。原為脈證多端。實屬可疑。而不可執定而憑也。然看明古胎。認係何經病。而復將色脈形證。逐細參核。則是不出于規矩之外。而復神明于規矩之中。自然認證施治。益加確當。而可以稱上工矣。至于傷寒諸結及蓄血內傷。并一切不治之證。則尤以參核色脈形證為要。固不得謂單看古胎而色脈形證。竟可忽畧也。學者慎勿誤會。執一勿化。但不可師心自用。舍却古胎。單從脈證。致使貽誤。則得之矣。

一傷寒先經誤治之病。或內傷陰證。或外感陽證。或陰證已轉陽。或陽證反變陰。或誤汗而表虛。或誤下而邪陷。病雖不同。而其救誤之法。總仍視古胎。參以色脈形證。分別陰陽。審其現患。何經之證。即用何經應用之主方。大概陽證三陽經透提為主。三陰經下解為主。陰證陽分溫解為主。陰分執補為主。如有畧須加減。及少為變通者。惟視其宜而用之。是以書中于現患陽明經證。而先經誤用太陽藥者。仍用乾枯湯。誤用少陽藥者。亦仍用乾枯湯。加連翹桔梗。失表失提。而有斑未透者。用清斑湯。毒未消者。用清斑解毒湯。如現患陽明少陽經證。而曾經誤用太陽藥。及早用少陽藥者。仍用搜風湯。去犀角羚羊。用換蟬退。或古未黃而先下者。加水楊柳根鬚棉花線。淡竹葉。現患少陽太陰經證。而因失表失提。斑毒難透者。用化斑解毒湯。肺閉氣陷者。仍用雙解散。加香附砂仁。他如誤汗多汗。致成柔痙剛痙者。另以則例內所載治痙之法。治



之誤下多下。致成結胸。結胃。結腸。畜血等證者。另以諸結畜血之治法治之。如現患內傷中風。應用桂枝湯之陰證。而或先經誤汗者。應仍用桂枝湯。酌加白芍甘草等類。倘誤汗而惡寒自汗。陽氣虛者。酌加附子乾薑白芍等類。或先經誤下。而心下成痞者。酌加乾薑半夏枳梗。枳實等類。誤下而下利者。酌加參朮薑附等類。倘誤下畜血。而病係元氣欲脫者。亦照蓄血治法。酌用桃仁當歸升麻湯。或理中湯。如內傷傳表。誤用涼表藥。而成寒結之證者。暫用理中湯。酌量加減調治之。或現患內傷少陰寒證。而先經誤治者。仍用理中湯。如誤汗陽虛者。重加參附肉桂。誤下寒甚。及自利者。亦然。總之臨病製方。全在活變。乃能藥當其病。然施治大法。終不可違背也。

一結胸之證。雖有痰結熱結寒結飲結火結水結冷結之分。然除內傷誤治而成寒結之證外。其病本係陽證。由失于汗下。及誤用飲食藥餌所致。應仍看舌胎。仍用各經主方之藥。或加枳榔枳實厚朴瓜蒌黃連穿山甲當歸等品。或即用陷胸湯。自能奏效。倘因誤下大早。水漿下行。糟粕凝塞。而為危證者。如尚可救。應以陷胸湯為主。消息治之。再冷結飲結。似與火結熱結不同。然各病本為熱證。如因結而陽氣散失。致成陰寒者。原屬不可救治。倘陽氣因冷而鬱。或陽陷不能發越。則又總無溫補之理。故仍宜用本經藥為主。宣通氣血。散邪導滯。而冷結飲結。自能一併解散。即或量為加減。正不可過用溫熱之藥也。總之結胸之證。由誤而得。而救誤之法。亦仍看舌胎。參以脈證。分別陰陽法治之。如病在三陽經。而邪氣不舒者。用各經主藥。先行透越之。俟氣上升。而後將滯推而之。病至三陰經。而正氣未竭者。用各經主藥。先行下達之。俟滯

下行。而後將邪透而越之。其餘諸結治法。苟非陽氣散失。死證不治者。亦復如是。乃不易之大法也。

一蓄血之證。雖病在血分。亦須分別陰陽治之。如抵當湯治陽證蓄血。謂病在陽分。或未經傳下。即則例第一條所云。客氣加臨。脾亦蓄血等項。乃不能發斑。因而蓄血也。其脈大。面紅。目赤。足六經何部數者。即為何經蓄血。緊者。數而有力之脈也。外證面紅古燥。發躁欲狂。或頭搖目眩。大便下水。兩手除食指之外。其餘各指皆抽掣。或如則例所云。頭為搖戰。發狂。或如則例所云。或清或不清者是也。若陰證蓄血。乃已經誤下。陽氣下陷。而病屬于陰。即為傳經熱病中之寒證。如則例第一條所云。右關脈緊。及面白目青。面白鼻痛。面黑古紅。面紅古白。眉縐目眦。大便下水。或唇青目瞤。寒戰咬牙。古胎轉滑。或燥裂灰白色。兩手除食指之外。其餘各指皆抽掣者是也。人迎診臆中。右關診命門。臆中在上而主血。故曰在上者為陰。命門在下而主氣。故曰在下者為陽。人迎脈緊。為蓄血之根源。何經脈數。為蓄血之流注也。至于用藥。陽證蓄血。當清利之用。抵當湯。或更衣散亦可。陰證蓄血。當溫補之用。桃仁當歸并麻湯。或理中湯亦可。俟陽氣得回。再參湯調更衣散下之。如因誤下蓄血。陽氣已陷。而病係在上未除者。用神效散。總之書中所論蓄血脈證。大概散見于各條。雖似彼此參差不符。其實本不可拘定一說。致使臨證膠固。然其要總以陽氣已陷未陷。藥之已下未下。于脈證古牴中。察其病之陰陽。分別治之。則萬無一失矣。

一腸結之證。固與蓄血不同。然血凝與滯結。病本相因。而下焦尤屬陰分。為血之所主。故亦有

可以通融施治者。如書內云下則結腸。血道不得通。又云脾主氣。瀉脾則瀉氣。氣陷則小腸之滯不行。壅遏而成不治之證。蓋小腸結也。又云腸結。地之結也。又云右關脈弦大者結腸也。云結小腸。二便不通。結大腸。大便不解。小便淋漓。臍下脹滿。或大便下如屋漏。或下血水。以上所論。總由陽氣下陷。以致地氣凝結。血道不通之故。蓋與陰證蓄血亦畧同也。是以創例第一條。以桃仁當歸并麻湯。本治下焦蓄血之藥。即用以治腸結。蓋欲溫氣理血以解之也。雖屬變例。而用有攸宜。况誤下陽陷。以致結腸。關脈已見弦大。若弦大而稍疾。即屬緊脈。而蓄血之證矣。故前方內附子等品熱藥。正當施用。至于通天解結湯。用大黃等品寒藥。以治腸結。乃指糟粕燥蠱。結于腸中。而未經誤下。或陽氣尚未陷下者言也。故云小腸結。左脚不得直。古有芒刺。可用此方。又云大腸結。右脚不得直。古上黃厚胎。可用此方。夫古有芒刺。古胎黃厚。則陽氣未陷可知矣。總之諸結。皆因氣結血凝。血凝食住。甚則營衛不行。五藏不通而死。故于腸結證中。或用熱以理氣血。或用寒以通積滯。法雖不同。總分別病之陰陽以消息之。則書理盡皆融貫。投治自無歧誤。司命者其詳究之可也。

一陽氣下陷之證。關乎寒熱轉變。最宜加意審視。如因誤治。已成諸結蓄血者。固宜分別用藥矣。如未成結蓄。或肺閉氣陷。若面白目黃。面紅古濕等類。而未經汗出。及不犯死證者。應仍用各經陽證方藥。如證係三陰經。而又可下者。併用更衣散下之。使滯下而氣升。或酌用雙解散。加砂仁香附。倘係三陽經。而證又未可下者。須宣通氣血。啓火上行。尤宜于透提。不宜多用表散。而大寒之藥。如二角黃連諸品。却均須慎用。然亦未可一概論也。是在察核色脈。古胎臨證。

善哉之

一揚州分野傷寒。不拘春夏秋冬。皆係隨感而發。非必傷邪日久。復有感觸因而為病也。故書中于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感。但係身熱而脈滑者。皆謂之傷寒。如傷于寒者。謂之傷寒。傷寒傷于暑者。謂之傷暑。傷寒傷于風者。謂之傷風。傷寒其傷于燥火濕者。俱倣此。又傷于傷寒。傷寒傷于腎。傷火傷寒。先傷于膽。傷濕傷寒。先傷于脾。凡燥火濕之病。患者頗多。而身熱脈滑。患此三項傷寒者甚少。或時令所值。間有外感而患此者。亦照書內傷寒治法。消息施治。再揚州分野。原書稱係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四省。如附近四省。而考之分野。屬于揚州者。概照此書治可也。

一傷寒審係陽證。邪在三陽經。藥須透提。邪在三陰經。藥須下達。此分別汗下之大關鍵。乃一定不易之法也。然各經傷寒。又離不得陽明。故病起自陽明。由淺入深。而少陽而太陰而少陰厥陰。要皆陽明與之同病者也。治病之法。亦須由深返淺。將傳入之邪。逐漸提出。如厥陰病者。先提至少陰。少陰復提至太陰。太陰復提至少陽。少陽而提至陽明。則邪氣去而病乃愈。如邪不提次而傳入者。亦即照傳入之路而提出之。其提邪之法。雖各經層次不同。然于依經用藥之中。但長用柴胡。則邪自能由深返淺。逐漸出來。書中治法。無論三陽三陰。總欲使邪氣提至陽分。不使陷入陰分。而成死證。亦其大關鍵也。故陰經宜下達者。雖皆下達之。亦仍復提之。而柴胡尤為要藥。是以古胎黃紅以後。各經方藥中。無不用之。而其間妙理。正非王叔何以下諸人所能窺及者也。

一傷寒陽證大概風熱痰食凝滯為患故三陽透提三陰下達之中務須以意消息如病在下焦者為風為痰汗之散之疎之病在中焦者為熱為食清之解之導之病在下焦者為滯為寒之下之達之總使病人一身之中由上而下氣血宣通熱滯疎解而水穀之道路無不壅塞則三焦通利邪自去而病自愈滑脈條云痰必越之使行食必推之使下毒必達之使出直治法中之最為切要者也

一婦人內傷如房事夢遺而中寒中風者其兩尺診脈之法用藥溫補之法概與男子同如胎前產後而患中風者亦用桂枝湯分別加黃芩附子治之倘中風而轉成陽證傷寒及初病而審察舌胎脈證實係傷寒者雖屬胎產俱即以傷寒汗下法用六經各主方照常施治亦概與男子同弗得參以各家之論混用四物湯加減或用保胎藥及大補氣血之藥緣補氣則助火生斑滋血則引邪深入也至於月經適至而脈證互異或譫語如瘧胸滿脇痛者此為熱入血室另以和血逐邪陽治之或患陰陽易病者亦照燒裊散方論分別治之

一各方方論與論證論脈一體玩味則治法益覺明備如乾桔湯內云陽明病時如悞用太陽藥則邪抑之太陽而鼻血譫語矣悞用少陽藥則邪引入少陽而舌紅發斑矣一經如此則各經可知故用藥必當依經使之中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顯若三陽悞下三陰誤汗者其害入更不淺矣

一柴葛解肌湯內云膽已成毒截之使不行于少陽又搜風湯內云邪將入于太陰用藥提之使邪毒不得陷下入于太陰書中一切用藥之法大概皆以提之截之為大關鍵即內經所謂



聖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也。然必于已成毒將陷下始行提截之。否則用之太早。即為過頭反引邪入內矣。學者其詳參之。

一傷寒滯毒必藉火以透解。故火可漸清而不可遽滅。書內云。病本熱邪。藥須清緩。又云。涼藥分制不使水凝。此為見熱遠寒之意。又云。火清毒存。一定發膿。又云。真陽一洩。毛竅汗出。將何收攝。又云。人之元氣者火也。火分其邪正而已。邪火勝者令人死。正火勝者令人生。此二角黃連石膏之所以慎用而治法大意亦于此可想見矣。

一各經陽證主方如乾枯柴葛雙解四消更衣等類。均屬宣通氣血散火導滯之品。故各經發斑皆能兼治者也。即諸結蓄血而手指不掣。抽胸不高。目不瞪。尚在將結未結將蓄未蓄者。亦只須依經用藥。加減施治。勿使陽陷于陰可也。

一書內諸方不註明用藥之多寡。緣傷寒為病。痰食火斑各有偏勝。不能一致。惟在用方者以意消息之。然後適輕適重。施用咸宜。乃得藥當其病。即此中神明變化之道。亦不外乎是。然君臣佐使各有多少。大概合藥一劑少則兩許。至多二兩足矣。

一書中用藥類皆輕清宣利之品。蓋以揚州分野傷寒。病在于衛也。間有用沉厚濁藥者。亦因病在陰分。血分故易而為治。其中界限劃然而清。此即內經論制方之要。所謂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緩則氣味薄。急則氣味厚。適其至所也。如于陽證藥中而將營分之麻黃手經之前胡或所忌之梔子茯苓甘草及所棄之元明粉蜈蚣等類。混加一二味在內。大則誤事。小亦添病。學者當細心理會。營衛陰陽用藥不同。故但于書中所忌及書中所無者。慎勿好。

作聰明任意投之。誤人性命。

一病審係宜下者。不可不下。更不可遲下而失于時。故邪傳太陰經。或舌燥刺。火毒極盛。而大便不通者。即可先服更衣散下之。俟服後約兩時辰許。再以四消飲服之。凡用更衣散。須當另服。不加入四消飲內。亦不可與四消飲同時並服。致使悞事。再服更衣散後。大便已下。即可單服四消飲。不必並服更衣散。或尚有滯毒。應下者。俟次日再服之。或間一二日服之。不可接連多用。亦不可加藥重用。緣汗多則亡陽。而下多則亡陰。不可不慎也。

一服更衣散。已得大便通利。解出黃色軟糞。服抵當胸等湯。已不蓄血結胸。服化斑解毒湯。而滯毒業已下解。即當停止。或身尚未涼者。仍有古胎。審其視患何經之病。即以各經陽證主方。照常治之。此傷寒用藥之大法也。

一穿山甲皂角刺等藥。如用之稍早。必有服下即吐者。可細審古胎。依經用藥。或仍令再服。亦可。蓋藥雖過于透越。而上焦痰毒。亦藉以吐出。頗合痰在上吐之之意。不必疑慮。然在神于用藥者。終未見有此等小疵也。

一書內云。身熱口燥。脈弦滑。陽明少陽。此證雖曰少陽。而病在初起。古胎亦不淡紅。應仍以乾桔湯與之。再傷風咳嗽。而身不發熱者。雖非傷風傷寒之病。亦可以清金湯酌減青黛等藥治之。婦人雜病。或因月經適至。而外受風邪。以致日晡發熱。曉則身涼。日久不愈。將成癆證者。亦可以和血逐邪湯治之。

一柴胡必古胎已黃者。方可用之。初病古胎白者。慎不可用。如古胎白帶灰色。陽明將入太陰。

者。又當即用紫葛解肌湯。以提截之。用藥全在活變。此類是也。

一內傷腹痛者。理中湯內加吳茱萸。如寒戰者。加附子。輕者加肉桂。或加吳茱萸。又理中湯內用紫蘓神化湯內用柴胡。均少則三分。多則五分。不可重用。蓋內傷宜補。只取其升發陽氣。不欲其表散風邪也。

一治小暑後傷寒。各方藥中。均當加青蒿一錢。即內傷而用理中湯者。亦當加入一二分。以暑月患病。多感于暑氣。即在未病者。亦皆有暑氣之感。故秋後患瘧痢也。

一防風退皮分之熱。葛根退肌分之熱。角刺退肉分之熱。柴胡退骨分之熱。凡熱發于皮面上。用手浮按。即得其熱者。是皮熱也。熱在皮膜之間。畧重按之。始得其熱者。是肌熱也。肉熱者。又畧重按之。其熱方盛。是熱在皮膜之內也。骨熱者。惟重按至骨間。其熱方盛。若稍輕按之。熱便緩者是也。然熱有四項。分邪之輕重。固不可不知。但治病一定之法。在初起舌上白胎者。用紫蘓。自古胎黃紅以後。直至身涼。專用柴胡。而葛根在正陽陽明經內用之。至少陽以後。即可不用。或入少陽而頭痛未除。口渴不已者。又可用之。防風在熱發于皮面者。固用。若熱勢勃鬱。斑毒未透。又不必拘于肌熱肉熱骨熱。亦當用之。角刺用于太陰。而又為透毒要藥。自古黃以後。若斑隱隱在皮內。或雖已外發。而尚有隱伏者。即急當選用。此又于一定之內。而寓變化之方。細續各方方論。其義自知矣。

一發斑為陽證外現之據。如陰證見斑者。乃陽證變而為陰。非陰證亦能發斑也。可分別陰陽。仍依證施治。凡臨病時。務以細紅紙作油捻。用火點燃。在于頸背胸腹等處。細細觀看。察其斑

發何處部位是何顏色。或重或輕。或多或少。或透或伏。或吉或凶。較之有脈辨其發斑者。更有繩準。毋忽。

一角刺能提毒達于皮毛。為透斑要藥。然用之過多。則入肝損人真陰。故病遇應用者。不可不用。然至多不過一錢。少則四五分。孕婦尤慎用之。如孕婦病至危急。非用此不可者。此時以救母為主。況有病則病受之。亦不可不用。蓋角刺多用。雖能墮胎。尤能去病。病去則母安而胎安。如病不去。則胎且必墮。而母亦危殆矣。內經云。婦人重身。毒之何如。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不可參觀而無疑乎。

一白斑環頸者。最易喪生。急當以櫻桃核穿山甲。殭蠶蟬退。用刺等品。加入各經主藥方內。或證已傳入太陰者。即用雙解散。使毒氣透解。為切要耳。

一櫻桃核能開提肺氣。發表透斑。如見白斑者。用之更妙。故病在三陽經。均可加用。以代淡竹葉。如病至三陰經者。則藥以下達為主。或用或不用。酌而行之可也。

一鴨脚青。又名茅脚青。俗名靛青花。草。其梗有節。葉似竹葉而團長。花開藍色。亦頗似靛青花。與傷寒陽證相宜。花葉根均可用。性涼氣清。味甘。能解胃毒。亦解膽經熱毒。利小腸。疎膈利肺。

古胎黃紅以後。可代淡竹葉用之。或與淡竹葉同用。亦可。此屢用屢驗之法也。

一書中發斑。仍按照六經之證。分別施治。故初病發斑。先用透提。次則清之。不得遽用元參。赤芍等項化斑之藥。其或初病失表。斑毒陷下。不能透于皮毛。或傳入陰經。毒甚火鬱。滯于下腕者。方以化斑之藥進之。

一通天解結湯。本治傷寒諸結之主方也。然禁忌極多。較之大承氣湯而尤難輕用。如病至太陰以後。實係結證。又斷非四消飲更衣散等方所能起死。而細察病人形證古胎。復與書中所論之結。毫無互異。而又屬可用者。方可酌量用之。否則下咽即斃。殺人同于操刃。然龔先生曾云。應用此湯施治之證。殊屬稀逢。蓋病人而以他醫先治者。不到如此重證。恐已致死矣。如自以此書施治者。又不致有此重證。早已收功矣。故行醫數十年。而用此方治病者。亦止五六次耳。

一傷寒大便初解後。最忌米飲。書中以菓食與之。少接胃氣。然菓品甚多。亦當區別。如枇杷。紅。均清利脾肺。橄欖。清利肝膽。均可食之。蘋果。甘蔗。西瓜。亦可少服之。再生蘿蔔。利肺清胃。去痰解毒。陽明病時。可少與之。少陽病時。少服橄欖。均為聖藥。大便解後。亦俱可服。然不可多喫。渣亦不可嚥下。至于黃瓜。梨頭。皆能傷脾。荸薺。又能補脾。皆不宜食。餘照此類推之可也。

一傷寒陽證。總因胃有食滯。而衛氣不和。以致腠理不密。外感于邪。及至身熱。傳經。食滯亦熱。是為陽氣受傷。所以尤忌飲食。助其熱毒。至身涼以後。亦仍須樽節。緣食入于陰。而長氣于陽也。若病人不忌飲食。則用藥便不靈效。即身涼亦必食復。此實傷寒致死之根。醫者切當星戒之。如內傷于陰。身不發熱。以神化湯施治者。可以米湯與食之。不必禁止。若身熱者。仍與陽證同忌。即米湯亦宜酌與也。一傷寒汗出身涼後。古轉淡黃。微見白色。即當以薄薄米湯。少與之以接胃氣。若古紅。古乾。及身乍涼。而有時微微潮熱者。尚須禁止。俟全愈而後與之。仍與以和中湯。以清餘熱。餘滯。而一切肉食。醇酒。概不可用。祇宜先用米飲。後用薄粥。漸食之。總不

可使飽食粥之時。身上必當出汗。俟數日後。身上之汗。直出至膝踝之下。然後緩進飯肉。即不致熱復為患矣。

一身涼之後。服和中湯數劑。而病家或狃于俗見。必欲另服補藥者。亦可以香砂六君子湯。加減服之。如病先起于內傷者。身涼後。并可以麥味地黃湯。加減與之。

一傷寒愈後。餘熱餘滯。尚須清利。故但用藥和之。使脾能健運。即為之補。如貧家無力服藥。可令單買山查一二觔。每日取兩許。煎湯當茶喫。則脾氣健運。而氣血和暢。便能令人白胖。並無後患。較之他人病後。以參耆為補者。更有益而無損。此亦屢用屢驗者也。

一傷寒愈後。元氣未復之時。大忌房勞傷精。其一切勞心勞力之事。並當禁止。即看書寫字。及輕小動作。在一月之內。亦禁止為妙。若傷之于一時。必為終身之累也。

一傷寒身涼後。或有耳聾耳鳴者。乃邪毒留于少陽經。非虛也。當用柴胡黃芩連翹花粉穿山甲僵蠶赤芍等品。攻毒逐風。透提清解之藥。于一個月以內。即速消息治之。遲則恐難救藥矣。又身涼後。古短古強。語言不清者。亦係邪毒留于腎經。嗔門不利之故。治法亦與耳聾同。或身涼後。間有吐血者。可以山查金銀花煎湯。時時緩飲之。此等遺患。總緣身熱時。失提失表。熱毒未盡故也。

一傷寒發願。仍以陽明少陽之藥。分別施治。解其熱毒。或腫不能消。而欲作膿者。托裏消毒藥為主。潰後虛弱者。補中益氣藥為主。然發在少陽。終不可治也。一滑脈條內。滑而短者一段。乃言襍證中之內發斑也。內既發斑。則其病亦類于傷寒。由于外

